

# PÊCHEUR D'ISLANDE MADAME CHRYSANTHÈME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

〔法〕皮埃尔·洛蒂 著 艾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PÊCHEUR D'ISLANDE  
MADAME CHRYSANTHÈME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

〔法〕皮埃尔·洛蒂 著 艾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法]洛蒂(Loti,P.)著;  
艾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书名原文:Pêcheur D'islande/Madame Chrysanthème  
ISBN 7-5327-2863-3

I.①冰...②菊... II.①洛...②艾... III.中篇  
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387 号

Pierre Loti

**PÊCHEUR D'ISLANDE**  
**MADAME CHRYSANTHÈME**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

[法]皮埃尔·洛蒂 著

艾珉 译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64,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2863-3/I·1657

定价: 11.00 元

## 作者简介

---



Dr. Stevan Eldred-Grigg的中文译名委实太长,就让我们简称他为“石帝文博士”。石帝文博士是新西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拥有相当专业的学历——在新西兰坎特伯里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后,26岁那年又拿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两年之后(1980年),石帝文就写出历史著作《南方名士》(A Southern Gentry),成为一位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在一连出版了多部历史著作之后,石帝文在1987年以《“剩”贤奇迹》(Oracles and Miracles)一书,奠定其在小说领域的地位,并藉此成为英联邦作家奖(亚太地区)的得主。名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荣誉评议员的石帝文博士至今仍创作不辍,他目前定居在新西兰惠灵顿,正在撰写一部以墨西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责任编辑:黄昱宁

封面设计:陶雪华工作室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tph.com.cn](http://www.stph.com.cn)

## 译者简介

---

本书译者石莉安 (Annie Shih), 1954年生, 东吴大学英文系毕业, 曾在新西兰基督城教育学院学习双语教学研究, 获新西兰双语师资文凭。曾任基督城男子高中华语教师, 现任教于台中清水高中英文科, 从事翻译写作, 为基督城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此照摄于1999年9月15日,系译者与基督城男子高中 (Christchurch Boys High School) 中文班学生合影留念,左一为大力推广中文教学的男中语言部倪主任 (Ray Nicholson), 2002年担任姐妹校北京第四中学 (Beijing No.4 High School) 与新西兰交流的首位英语驻校讲师。

## 目 次

|            |     |
|------------|-----|
| 前言 .....   | 1   |
| 冰岛渔夫 ..... | 1   |
| 菊子夫人 ..... | 119 |

# 冰 岛 渔 夫



# 第一部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在一间阴暗的、闻得见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像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出。唯一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散发出混有土制烟斗味的蒸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住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像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般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孔。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面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



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祈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上戴着一种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或吕尔吕的,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人;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髭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灰色的孩童的眼睛,异常温柔,充满稚气。

由于地方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蜷缩在阴暗的斗室中,却好像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且深的海水的无尽的叹息。挂在壁上的一只铜钟指着十一点,无疑是晚上十一点,贴近天花板,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

他们快活地相互倾诉婚姻大事,但绝无下流的内容。他们谈的是未婚者的结婚计划,或是家乡婚宴上发生的趣事。有时他们一面大笑,一面冒出几句有点过分坦率的关于爱情享受的暗示。不过在受着这种艰苦磨练的人们看来,爱情总是神圣的,即使赤裸裸地说出来,也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

这时候西尔维斯特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名叫若望(布列塔尼人念成扬恩)的没有下来。

真的,扬恩在哪儿?一直在上面干活吗?为什么不下来参加他们的盛会?

“可是,就要到午夜了。”船长说。

说着,他站起身,用脑袋顶开木盖,从洞口叫唤扬恩。于是一道奇特的亮光从上面泻落下来。

“扬恩!扬恩!……噢,‘人’呢?”

“人”在外面粗鲁地应了一声。

从那暂时半开的洞口透入的亮光是那样苍白,简直像是白天的光。“就要到午夜了”,可这确实像是太阳的光,好像是从极远处被一些神秘的镜子反射过来的薄暮时分的光。

洞口又闭上了,仍旧是黑夜,小吊灯重又闪动着黄色的光辉。大家听见“人”穿着笨重的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他进来了,由于身材奇伟,不得不像大熊似的弓着腰。他一进来就捏着鼻子扮了个鬼脸,因为盐味太刺激了。



他的身材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尺寸,特别是那宽阔的肩膀,平直得像一条木杠;正面看去,双肩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隆起,在手臂上端形成两个球形。他那双褐色的大眼十分灵活,露出鲁莽而高傲的神情。

西尔维斯特伸手搂住扬恩,充满柔情而又孩子气地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西尔维斯特是他未来的妹夫,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也就以一种娇憨的狮子的神情任人爱抚,一面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亲切的微笑。

他嘴里安置牙齿的地方似乎比旁人要宽敞,所以牙齿有点稀疏,显得非常细小。他金黄色的胡须从来不剪,可也不怎么长,在他那轮廓细致优美的嘴唇上面,紧紧地卷成两个对称的小髻,然后在两端,在深深凹进的嘴角两边松散开来。其余地方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红润的脸颊上只有一层新生的绒毛,好像还没让人碰过的水果的绒毛一样。

扬恩坐下以后,大家重新斟酒,还把小见习水手叫来帮他们装烟斗、点烟。

这种装烟斗的活计,等于让小水手也来抽上两口。这是个强壮的圆脸小家伙,和这些彼此沾亲带故的水手也沾点亲;虽说工作也相当繁重,他仍是船上受娇惯的孩子。扬恩让他用自己的杯子喝了点酒,就打发他睡觉去了。

然后,大伙又拾起了关于婚姻的重大话题。

“你呢?扬恩,”西尔维斯特问,“你什么时候办喜事?”

“你也不害臊,”船长说,“像你这样大的小伙子,都二十七了,还不结婚,姑娘们看见你会怎么想呢?”

扬恩晃了晃他那吓人的宽肩,摆出一副蔑视女人的架势,回答说:

“我的喜事嘛,晚间办;别的时候也行,这得看情况。”

这位扬恩刚刚服完五年兵役,他在舰队当炮手的时候学会了法语,还学来一套怀疑派的论调。这时他讲起他最近一次“亲事”,这一次好像持续了半月之久。

那是在南特,同一个歌女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出海归来,带着几分醉意闯进一家剧院。剧院门口有个女人在卖一个路易(即二十法郎)一扎的大花束。他买了一束,并没想清楚要派什么用场,可是一进剧场,他就对准正在台上演唱的女人,使劲把花掷去,——半是突如其来的爱情的表示,半是对他认为涂得太红的那个大玩偶的嘲讽。那女人竟当场被花束击倒;随后她热爱了他将近三个星期。

“在我开拔的时候,”他说,“她甚至把这只金表送给了我。”

为了让大家看看这只表,他像对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玩艺似地,把它随便扔到桌上。

事情是用粗鲁的词句和他独特的形象语言描述出来的,可是对于这些处于



太古状态的人们,这种文明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却显得十分不协调,他们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周围大海的深沉的寂静;他们所瞥见的,是从舱顶泻下的给人以北极暮夏之感的午夜之光。

扬恩的这些举止谈吐,使西尔维斯特又惊异又难过。他是个纯洁的孩子,在一种尊重圣礼的环境中由他的老祖母抚育成人。老祖母是普鲁巴拉内乡一个渔民的寡妇。西尔维斯特很小的时候,天天和祖母一起去母亲坟前,跪着作一遍祷告。坟场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远远看见当年使他父亲葬身海底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波涛。祖母和他非常穷,他不得不很早就出海捕鱼,他的童年是在海上度过的。至今他还每晚作祷告,他的眼睛还保留着一种宗教的纯真。他也挺漂亮,除了扬恩,船上就数他长相最好。他的嗓音柔和,孩童的语调与他高大的身材和黑色的胡须显得有点不相称。因为长得太快,他对自己一下子变得这么高大壮实几乎有点惶惑不安。他打算不久就和扬恩的妹妹结婚,但从来没有理睬过其他女孩子的挑逗。

在船上,他们总共只有三个铺位,两个人才有一张床,所以夜里只能轮班睡觉。

到他们饮宴——为纪念他们的守护神圣母升天节举行的宴会——完毕,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他们当中的三个溜进那墓穴一般的小黑窝里睡觉,其他三人回到甲板上继续那中断了的捕鱼工作,这三个人是扬恩、西尔维斯特和一个名叫纪尧姆的乡。

外面天是亮的,永远是亮的。

但这是一种苍白又苍白的、什么也不像的光,它无精打采地投射在物体上,好像落日的反照。在他们四周,立时展现出一片没有任何色彩的无垠的空间,除了他们的船板,一切都像是半透明的、触摸不着和虚无缥缈的。

肉眼几乎连海的模样也分辨不出来,近看仿佛是一面无法映照任何形象的颤动着的镜子;朝远一点看又像变成了雾气弥漫的平原;再往远看,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轮廓也没有边际。

空气的潮湿阴凉比真正的寒冷还要凛冽,还要侵入肌肤,呼吸的时候,可以闻到浓烈的盐味。万籁俱寂,雨也停了。天空上,无形无色的浮云似乎蕴藏着这种无法解释的潜在的光;人们可以瞧见东西,却仍然意识到是在黑夜,而且所有这些东西的苍白色,都说不上有任何细微的差异。

站在上面的三个人,从小就在这寒冷的海上,在这影影绰绰的幻象一般的奇境中生活,他们已经看惯了在他们窄小的木屋周围发生的千变万化。他们的眼睛像海鸟的眼睛一样习惯了这一切。

船在原地缓缓地摇摆,总是发出同样的叹息,单调得像一个人在睡梦中反



复吟唱的布列塔尼歌谣。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很快地准备好鱼钩和钓丝,另一个则打开一桶盐,磨快了大刀,坐在他们身后等待着。

这用不着等多久。他们刚把钓丝抛进平静冰冷的水中,就立刻提起了像钢刀般闪亮的、灰色的、沉甸甸的鱼。

一条又一条活蹦乱跳的鲑鱼接连地被钓了上来,他们默默地捕鱼,动作麻利而不间断。另一个用他的大刀将鱼剖膛、拍平、洒上盐、计数,于是那供他们回去兴家立业的咸鱼便湿淋淋、红鲜鲜地在他们背后堆积起来。

时间单调地流逝着,在外界广大空旷的天地间,亮光慢慢在起变化;它现在似乎逼真一些了,本来是灰白的暮色,像极北地带夏季的黄昏,现在却越过居中的黑夜,变成类似曙光的景象,被大海所有的棱镜映照出一条条玫瑰色的波纹。

“你的确应该结婚了,扬恩,”西尔维斯特凝视着海水,突然说,这次用的是十分严肃的口吻。(看来他清楚地知道在布列塔尼有人被他那老大哥的棕色眼睛吸引住了,只是他不好意思接触这个重大的主题。)

“我吗!……不久,有那么一天,对,我会结婚的。”这扬恩,总是那么倨傲,他转动着灵活的眼睛,微笑着说,“但不是和家乡的任何姑娘;不,我呀,我要和海结婚,我会邀请船上所有的人去参加我的舞会……”

他们继续钓鱼,因为不应该浪费时间闲聊天,他们正夹在一个庞大的鱼群中,这个鱼群正在迁移,整整两天还没有过完。

前一晚他们全都没睡,三十个小时之内钓得了上千尾肥大的鲑鱼;因此,强壮的胳膊都疲劳了,人也都昏昏欲睡。他们唯有身体还醒着,机械地继续钓鱼,而思想却时不时地在睡眠状态中飘浮。他们所呼吸的大海的空气,洁净得像世界初创时一样,使人充满活力,所以尽管疲劳,仍然感到心胸开阔、容光焕发。

早晨的光,这真正的光,终于到来了;像混沌初开时一样,这光与黑暗分离,在天际聚集起来,形成极其厚重的团块;他们现在看东西那么清楚,这才发现已经脱离了黑夜,发现原先的亮光竟是像梦一般模糊而奇异。

那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着的天空,这儿那儿到处绽开裂缝,就像在圆圆的屋顶上开了一些天窗,从裂缝里透出一道道泛着玫瑰红的银光。

底下的云层组成一条深色的带子,环绕着全部海水,使远方笼罩着一片昏黑、晦暗。这云使人感到空间已被封锁,划定了界限;这云像在太空拉上了帘幕,像是张开了一幅帷幔,以掩盖那些扰乱人心的重大秘密。

这天早晨,在这条载着扬恩和西尔维斯特的小木船周围,变化无穷的外部世界呈现出一派无限肃穆的气象,部署成圣殿的情景,从大殿拱顶透入的光束,长长地映在静止不动的水面,就像照射在教堂前面带栏杆的庭院里。随后,远方又逐渐出现了另一种奇景:一片玫瑰红的齿形崖高高耸立,这就是阴郁的冰



岛海岬。

扬恩和海结婚！……西尔维斯特一面继续钓鱼，一面反复思索，却没敢再说什么。听到他的老大哥拿神圣的婚姻开玩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因为他还很迷信，竟由此产生一种恐惧之感。

他为扬恩的婚事已经考虑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盼着扬恩和歌特·梅维尔——班保尔的一个金发女郎——结婚，要是能赶在服兵役之前，在这为期五年、没准不能生还的流放之前参加他们的婚礼，那该多高兴啊！想到这无法回避的流放一天近似一天，他的心都揪紧了。

早上四点钟，在下面睡觉的另外三个人一齐来换班。他们还带着几分睡意，一面深深吸着凉飕飕的新鲜空气，一面上来穿好长靴，因为刚上来嫌白光的反射耀眼，他们都把眼睛闭上了。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急急忙忙啃点面包干当早饭；他们先用木槌把面包砸碎，然后咯嘣咯嘣地大声咀嚼着，面包竟硬到这种程度，他们不觉笑了起来。想到就要下去睡觉，可以在小床上暖和暖和，他们又变得非常快活了。他们互相搂着腰，哼着一支古老的曲子，摇摇晃晃一直走到舱口。

在跨进洞口之前，他们停下来和船上那只名叫“土耳其”的狗玩了一阵。这是一只幼小的纽芬兰狗，有着四只粗大的、然而还很幼稚和笨拙的脚爪。他们用手逗弄它，狗像狼似地咬他们，终于把他们咬痛了。于是扬恩那双变化无常的眼睛里含着怒意，使劲一推，小狗趴下去，哀叫起来。

扬恩的心地是善良的，但天性有点粗鲁，他那副身架只要闹着玩玩，温柔的抚爱便常常近乎野蛮的暴行。

## 二

他们的船叫玛丽号，船长是盖尔默。这船每年都要到这夏季无黑夜的寒带来，从事危险的大规模捕鱼。

船已经很旧了，就像它的守护神——那陶制的圣母像一样。船骨是用橡木做的，厚厚的船帮已经有了裂缝，凹凸不平，浸透了湿气和盐分，但还很结实耐用，散发着沥青的强烈气味。停泊着的时候，因为船肋粗大，模样显得笨重，但每当强劲的西风一起，它便又获得了轻快的活力，好似被风唤醒的海鸥。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海浪上颠簸跳跃，比一些现代工艺精心制造的新船还要灵巧、轻捷。



他们,六个大人和那小见习水手,全都是“冰岛人”<sup>①</sup>(这是个勇敢的航海民族,主要散居在班保尔和特雷吉耶地区,世代以捕鱼为业)。

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法国度过夏天。

每年冬季一结束,他们就和其他的渔民一道,在班保尔海港接受启航的祝福。为了这个盛典,码头上搭起了临时祭坛,规格永远一成不变,祭坛造成岩洞的模样,里面陈列着锚、桨、渔网之类,中间供奉着水手们的守护神,那温柔娴静而毫无表情的圣母,这是特地为水手们从教堂里搬出来的。她永远用同一双无神的眼睛,注视着一代又一代的渔民,其中运气好的满载而归,另一些却一去不回。

一长串由妻子、母亲、未婚妻和姐妹组成的行列,缓缓地跟在圣体后面,在港口绕行一周,港内所有的冰岛渔船都悬旗挂彩,用旗帜向经过的行列致敬。教士在每艘渔船面前停下来,口中念着祷词,作着祝福的手势。

然后,他们像一支舰队似的出发了。只留下几乎没有丈夫、也没有情人和儿子的家乡。远去的时候,船员们放开嗓子,用颤抖的声音齐声唱着海上的福星,圣母马利亚的赞歌。

每年,总是同样的启航仪式,同样的告别。

随着,又开始了海上的生活,三、四个粗鲁的伙伴,在北极海冰冷的水里,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八月末是返航的日子,但玛丽号按照许多冰岛人的习惯,仅仅在班保尔靠一靠岸,接着就直下加斯科涅海湾,在那儿卖掉他们的鱼,再到那些布满盐田的沙洲上,购买下次出海需用的盐。

在这些太阳依然暖热的南部港口,几天之中到处都是这些渴望着娱乐,陶醉于夏季的残辉、温和的空气、大地和女人的健壮的水手。

然后,伴着最初的秋雾,大伙返回了家园。在班保尔,或者分散在哥洛地区的茅屋里,暂时忙着家庭、恋爱、结婚和生育等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现一些去年冬天怀孕,而今正等着教父回来好接受洗礼的婴儿。这个被冰岛吞噬的渔民的民族,是需要许许多多孩子的。

### 三

这年六月,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傍晚,班保尔有两个女人正聚精会神地写

<sup>①</sup> “冰岛人”,指以去冰岛捕鱼为业的渔民。



一封信。

事情发生在一扇大窗子前面，窗子敞开着，古老而厚实的花岗岩窗台上，放着一列花盆。

她们俯身在桌子上，看上去两人都很年轻，一个戴着老式的大头巾，另一个戴着班保尔女人用的新式小头巾。“这是两个恋人，”人们会说，“正在合伙给某个漂亮的冰岛汉子写一封温柔的信呢！”

正在口授的——也就是戴着大头巾的那一位抬起头来，寻思着，嗨！原来是个老太婆，非常非常老，尽管那裹在小小的褐色披肩里的身材从背后看去还很年轻，其实已经很老了，是一位至少有七十岁的老奶奶。可是她双颊泛红，还显得颇为漂亮、滋润，正像某些童颜鹤发的老者那样。她的薄纱头巾低低地罩住头顶和前额，叠成两、三个宽大的尖角，好像一个套着一个似地，一直垂到后颈窝。她那可敬的脸庞嵌在这带有宗教气息的白色皱折中间，显得很协调。她的眼睛，十分温柔，充满着诚实善良。她已经没有牙齿，一颗也不剩了，笑的时候，便像婴儿似的露出圆圆的牙龈。虽然她的下巴已经变成了“木鞋尖”（就像她经常说的），她侧面的线条却没有受到岁月太多的损害，至今还可以依稀看出她当年一定和教堂里的圣女一样端正完美。

她瞧着窗外，寻思还能说些什么事好让她的孙儿高兴。

说真的，整个班保尔地方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好老太婆，能够在这样那样的事情上，甚至凭空找出那么多有趣的话来说。在这封信里，她已经讲了三、四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但是丝毫不带恶意，因为她头脑里根本没有邪恶的念头。

另一个女人看见没什么可说的了，便细心地写上地址：

冰岛海面，雷克亚未克附近，玛丽号船长盖尔默转西尔维斯特·莫昂先生收。

然后，她抬起头来问道：

“完了吗？莫昂奶奶？”

这一位很年轻，年轻得可爱，一张约摸二十岁年纪的脸蛋，金黄色的头发，在这以深色头发居多的布列塔尼的一角，这种颜色是很罕见的。她满头金发，配着亚麻般灰色的眼睛和近乎黑色的睫毛。她的眉毛和头发一样是金黄的，中间有一道颜色较深，呈橙黄色，像是描上去的一条线，使她的脸带上一种坚毅果敢的表情。她侧面的轮廓较短，显得十分高贵，笔直的鼻梁从额头一直连下来，像希腊人一样，长得十分端正。一个深深的酒窝，生在下唇底下，更增添了唇边



的妩媚。每当她专心思考什么,便不时用雪白的上齿咬着下唇,在柔嫩的皮肤上留下一道细长的红印。她整个苗条的身躯都透着某种骄傲,还有一点儿严肃,这是从她的祖先,勇敢的冰岛水手那儿继承来的。她的眼睛有一种既固执又温柔的表情。

她的头巾扎成贝壳形,低低地罩在额头上,像布带一样紧贴着脑门,然后从两边高高提起,露出耳后卷成螺状的粗大发辫。古代传下来的这种头饰,使班保尔的女人颇有一种古色古香的神态。

她显然是和这可怜的老妇人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她虽称她为奶奶,其实老人只是她的一个境遇极其不幸的远亲。

她是梅维尔先生的女儿。梅维尔先生早先也是冰岛渔夫,后来靠海上某些大胆的经营发了财,这是个多少有点海盗意味的人物。

刚才她们写信的漂亮房间就是她的房间,一张全新的、城里时兴式样的床,挂着绿花边的细纱床帷;厚实的墙壁上,糊着浅色的花纸,可以减轻花岗岩壁的粗糙不平。天花板上,一层白石灰掩盖了那些能说明宅子年岁的巨大梁木;——这是一座地道的富裕的中产者的房屋,窗子开向班保尔古老的灰色广场,当地的商业集市和宗教祭典就在这广场上举行。

“完了吗?伊芙娜奶奶?你没别的话要说了么?”

“没有啦,姑娘,只要再添上一句,说我向加沃家的孩子问好。”

加沃家的孩子!……也就是扬恩,……这美丽而骄傲的少女,写着这个名字的时候不觉脸红了。

她用熟练的书法在信尾添上这句话后,便站起身来,扭过头看着窗外,似乎广场上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她立起来显得比较高;像上层社会的妇女那样,她穿着一件十分合体的、没有一点皱折的上衣,尽管戴着头巾,仍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因为从来没干过粗活,她的双手十分细嫩白净,但并没有被公认为美的那种病态的纤瘦。

其实,早先她还是小歌特的时候,也曾赤着脚在水里跑来跑去,那时她妈妈已经去世,爸爸在打鱼的季节一出海,她就成了流浪儿;她美丽,红润,蓬头散发,任性固执,在英法海峡尖厉的风中茁壮地成长起来。这段时期,她被贫穷的莫昂奶奶收留了。莫昂奶奶到班保尔一些人家用去干活时,就把西尔维斯特交给她照应。

她比这个交给她照料的小不点儿只大十八个月,却像个小妈妈似地疼爱他;她的头发多么金黄,他的头发就多么乌黑,她有多么活泼和任性,他就有多么听话和惹人爱怜。

她长大以后,财富和城市并没使她头晕目眩,她回想童年的生活,心中有如